

靜樂縣志九卷

藝文

知縣事長垣黃圖昌淑岱纂修

藝文志

道德本也文章末也自古而然矣然而月露風雲揚采
施一日寶函金鏡垂光於千秋實闢天地之菁華無非
邦國之謨訓詎曰雕蟲小伎僅飾片時美觀而無當於
實用哉靜自建邑以來不乏賢哲而名篇寥寥或則兵
燹廢麓不無遺失或則賢嗣失守續緒無聞用是吉光
片羽之間偶獲寓目不啻什襲珍之焉爰志藝文曰文

日詩

文

清安堂銘并

宋憲州守

劉煥

夫官郡所以庇民祿廩所以養廉凡在食祿者敢忘祗慎
況位高身寵祿厚家溫當朝夕思警以圖報稱猶恐不逮
而反貪墨取禍喪身不其惑與君子則不然行則思義不
為利回故能保其祿位無終身之憂使後世稱為清白吏
以此遺其子孫不亦厚乎清白之與濁固有間矣濁其貪
也貪則徇財臨事必私禍惟自召將喪亡之不免如欲求

安其何以能耶清其廉也廉則寡欲臨事必公內省不疚
何憂何懼至夢寐亦安豈有傾危之禍哉噫與其濁富寧
為清貧是以古人處心欲清酌貪泉而必不易也大定庚
子來守是郡顧公舍中堂額敝不葺久矣於是革故鼎新
財用皆出於官工役不勞於民書成之日額以清安非敢
遺戒於後人卽以自警云銘曰官有六計爲本清廉何常
弗思貪墨無厭廉保祿位貪速禍敗堂名清安以爲警戒

陽光洞記

宋憲州尉

杜時亮

陽光洞者憲州天慶觀道正閣若進之所居也觀依北山

之麓其最後爲三清殿循三清殿而北上徑路盤紆約二

百步至山脇當峻壁巉巖處爲洞鑿深三丈有畸高廣尋

仞入洞門西折又爲石梯高丈許陟之然後達洞之奧其

間設案几臥榻文書香火外坐可容十許人正南爲牖從

牖下瞰城市紛紛而洞間獨蕭然清靜明爽而若進復善

琴知養生訣故至者覺身在物表超然有出方外之意太

廟齋卽劉景和侍大夫公倅憲暇日過而愛之許若進刻

石以記久之未暇也以譔時亮時亮不知所以命名之義

以進問若曰嘗遇異人焉曰洞何名若進曰未也曰吾爲

若題曰陽光陽光者天之日霞也日有九霞其二東西
日而其七在乾艮震巽離坤兌之位九霞之數有丹存焉
眼之者有昇天羽化之功其說高恠有不可知者姑存之
以俟博物君子雖然九霞所在則吾所未聞而至於道家
服霞以練氣練氣以養形養形以存生則昔者嘗剽聞其
略矣蓋道家以神與鬼爲陽形與鬼爲陰其說以爲神鬼
欲人生形鬼欲人死故養生者練陽而銷陰以求長年而
老子言載營鬼抱一能無離者所以教人養生也九霞者
日之精華而道家所服以資吾陽氣者也抑又聞之一陰

一陽之謂道而陰陽者道之物也故道非卽陰陽而可見
亦非離陰陽而可求而道家又有兼服日精月華之說然
則陽光之爲名殆以其遡乎陽也則其於練陽銷陰而服
日精之爲便歟大明生於東轉而至於巳午之間光明正
燭是洞若進於此將揖其精華以資吾身形之間所謂陽
氣者因以求長年命名之義殆以此乎非耶且以予所聞
求道於陰陽猶未爲極致也道不離乎陰陽而陰陽不足
以盡道故一陰一陽雖可謂之爲道而至於莊周所云無
爲謂者則固已盡乎陰陽而有不可謂止此者然則異人

之說未離乎陰陽顧所以告若進者止此爾若進嘗亦知
所謂陽氣者以期乎無爲謂斯至矣期於無爲謂苟不可
以頓進則亦漸焉以造而揖陽之精華以資吾身形之間
之乎學道者庶幾其漸乎若進其勉之由漸以進能不認
此以自足者則吾知若進之於道幾矣

汾川昌寧公家廟記

金大梁
張守愚

天有五行水爲之長水之爲用大矣哉極天下之信善利
萬物而不窮苟失其信亦能害萬物至於懷山襄陵下民
昏墊當其爲害時聖王在上用能俾乂故自五帝以來有

水官掌治之少皞之裔孫昧爲立冥師立冥乃所謂水官也昧爲之長昧之子臺駘臺駘能嗣其官業宣汾洮障太澤以處太原顓頊嘉其功乃封之汾川厥后有沈姁蓐黃四國世守其祀而不絕至春秋時晉主汾乃始滅之子產是以謂臺駘汾神也良有以焉寧化縣郭西南二十餘里有定河財材側有小丘左汾堦右谷口高且尋仍廣殆畝餘上有叢祠古往流言謂爲臺駘墓主汾神而土俗雖承傳之久亦不知所以然又不喻建祠之由第以土地神視之故其祠宇祿爲風雨所敝莫之省也今按縣境處汾水

止游實太原之域昔堊駘業官於此受封於此其生也既有功於此而死乃葬於此不其然乎祭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有功烈於民者則祝之及夫日月星辰山林川谷丘陵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若堊駘乃勤事禦災有功烈於民宜在祀典之族也禮山川之神水旱癘疫之災則禋之說者謂祭其先世主山川之神非獨祭山川之神也明昌五年州得任從仕爲判官任諱知微博聞之士也因悼徒俗顓蒙瀆神之祀乃追討圖誌以春秋傳考證之覈厥事迹知其昭然不誣爲神之

墓神之廟矣乃與儒士史世雄宋鉞取舊圖經參較編次
增補其闕具載以事以示鄉人由是民曉然知所敬在是
乃相與修廣舊祠祠在臺易庫爲崇延袤兩序增爲廟
庶蔽其陽門益之文百楹至於塗墍飢甍繪飾之屬煥然
一新仍得任公所書故事封爵廟號榜於題觀者莫不喜
悅然後衆乃環聚而言曰惟神坐兆廟貌旣在吾里則神
之靈尚安往哉且吾里之生成賴汾河之利金水而居未
嘗有泛溢之厄得非神之力乎今祠宇旣寧吾屬當以時
敬祀之以報神休於是以每歲仲夏潔誠修祀具牢醴牲

餽奠於堂上作樂舞戲伎拜於堂下是日闔邦遠近觀者
如市大爲綴樂以極歲一方之遊觀也自承安以來仍歲
遇旱羣僚有禱必獲嘉澤從此邦人荷神之庇益深而敬
祀之心如在之誠不敢慢若稽神之靈應在人者遠則唐
有令狐楚謝雨文之碑次則晉有昌寧公之封近則宋有
靈感立應公之贈宣濟廣之額今則素著定河之
稱舊郡守賈公禱雨獲應詩皆可証驗茲惟典故之實及
耳目所接可信後世者概書之石以著鄉民興祠崇典之
實庶使後無復有昧謬如前日者云

劉爾楨抄稿

周明威將軍去思碑記

金郡人 王邦憲

夫管州者乃古冀分野之制春秋時屬晉秦屬太原暨隋置樓煩比爲憲州自政和中賜號汾源及天德中改曰管州逮至我金州額如故自太原安撫已定省併葭州立此州爲五郡之綱內官建三員吏分六案歷任以來罕有知州周美廉能持政者公西蜀巴郡人也自亡宋任本郡知府兼夔路總管至元二年聖朝特受宣命知府事公臨機有斷見義必爲故寵章之是錫特降金牌充副元帥兼夔路總管至元七年從軍累獲奇功遂得休息處於長安一

日再奉宣命管授武畧將軍平陽路霍州知州兼諸軍奧
魯至元十一年夏五月復受宣命管州知州兼諸軍奧
下車之日覽其公解頽毀半矣謹率僚吏鳩工百役費錢
數貫不日而成公任三年克勤於邦克儉於家惠愛衆民
所轄五郡嵐岢寧樓是也居民幽僻咸受其賜昇平樂業
望風而敬至元十五年秋崇慶宣慰使楊公侍郎舊知公
慷慨廉直武兼文質保奏朝廷又蒙恩綸遷充西蜀特差
使臣送到宣命授明威將軍新德路安撫使去任之日五
郡人民臥轍垂泣三去太原復畱告保公作辭焉朝廷區

青島縣志
卷之九
處遷治別郡遂不獲已者舊任慶等相集郡人追公之德
聲聞北屋咸願刻石以彰前人之德兼勸諸後來者至元
十五年十一月記

王僉事墓誌

元翰林馬穎

王氏之先出自太原伯仲譜系不存故先世爵邑名諱無
從稽考曾祖諱孝廉祖諱淳嵐州吏目考諱瑜曾祖考皆
潛德不耀以貲雄鄉里世爲管州人宗族甚衆君諱廷佐
字輔臣垂髫讀書輒有四方志其動靜語默器識異常旣
長遂學法書由郡功曹補山北道書吏察院書吏刑部令

史西臺掾史御史臺奏除陝西漢中道江南浙西道經歷
材幹贊畫有裨兩道復除中書省斷事官經歷工部主事
陞江南浙西道監察御史以南方風俗之薄誣罔羅織往
往陷於非辜君以明遠燭見幽隱含冤抑者不可枚舉轉
僉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事一道鎮靜風紀振揚甫旬
月遘疾卒於任所嗚呼君爲人以柔濟剛以逆成順凡登
仕版自郡屬至顯官未嘗一日變易與同僚交承者如春
風之煦人自可愛或臨政聽訟又如秋霜之烈人自可畏
其交友俱名士遊刃之暇手不釋卷其服人也以孚誠確

無纖類可指及爲御史以舉以劾舉不避其嫌疑劾不避其權貴人以材能目之

劉邑侯修城碑記

明進士傅霖

曩余從按史吉先生學一日先生召語曰秦舉通才士如燕子獨不見之乎從者見之乃卽侯也坐定先生曰延安洛川人在秦作劉者裔也乃翁給諫公以讜言賈罪竟齋志歿傳云爲善之利不於身於其子孫是誠在此是誠在此且於尹若縣習之茂才卓識不可窮以辭固有實學者竊心識之未試也越十年侯丞東阿而余適過其境民瘠

而安勞而不怨曰丞善救弊吾屬幸無患者此耳因是徵發後期左遷曲梁簿魏余丞魏博則又數往來曲梁溝洫開城郭完傳舍餘問之曰簿以悅道使民故忘其勞若此夫侯信通才哉因地異治其施兆矣未曾耳會是時邊警數從婁煩入天子拊髀思邊吏乃徙侯靜樂丞侯來視其民瘡痍未起呻吟未息曰嗟哉予遺邦之本也惡可以無恤視其城因山者夷覆土者陂曰屏翰民之域也惡可以無修顧東北接山蔓延聯絡非鑿而塹之不可守此最急宜先餘差緩因故作新增卑培薄則可姑徐徐云計定謀